

聖彼得堡大學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交換學生計畫

學生姓名：張簡伊真

系級：土木工程研究所碩三

交換系所：人文學院-全俄語學程

期待了許久的交換，最後在疫情突然爆發的影響下，俄羅斯決定不簽給台灣以及多個國家簽證，即便最後於開學當天宣布，重新開放申請，然而考量行政速度與健康評估，最終仍然留在台灣渡過整個交換期間。

在聖彼得堡大學，有著嚴格的學時規定，我選擇的是全俄文的學程，因此不需要選修其他課程，對接的是聖彼得堡的人文學院，每週五天、每天三小時的俄文課，或許是疫情，也或許是選擇全俄文學程的人數並不多，至始至終只有四位學生一起上課。

然而全面採線上授課的方式、各國學生入境的時間不一致，並不是每一位學生皆安排到宿舍，加上聖彼得堡大學的建築四散在各地，沒有完整的校園，因此從與其他學生聊天的過程中得知，他們主要認識朋友的管道為酒吧或是夜店，抑或一起租房的室友。

課餘時間，我們嘗試用通訊軟體 whatsapp 視訊，分享彼此的現況跟文化，我的三個同學分別來自德國跟荷蘭，當他們拿著聖大如護照般的本式學生證和我分享時，又或者當德國同學描述他搭上長途列車去看極光、去貝加爾湖，徜徉在走不完的冬宮的經歷，真的由衷羨慕；他們也分享了當地防疫的狀況，諸如戴口罩進地鐵閘門，進車廂就摘掉、店員只有在結帳的當下才會配戴口罩等，以及眾多餐館與商店在 12 月初因應疫情升溫，配合政策停業等等，又有了一種萬幸自己還在台灣的保護之中。

從報到開始，接到來自學校官方、社團組織以及?等各式各樣類似的問卷、語言測驗與不統一的資訊，沒有人知道答案，連請託台大寄信也得不到回信；甚

至甚麼時候放假，甚麼時候期中考、期末考，也沒有人知道，老師說等學校通知，但同時我們卻也收到行政單位調查期中期末時間的問卷，要求我們自行填寫選修哪些課、哪些課要期末考，並向授課教授詢問考試時間；前後填了三次以上的個人資料表，名目分別有選課、配對接待語伴、開立交換證明等等，然而即便如此，一切看似混亂的歷程，也在 12 月終畫下了句點。

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，聽說那裡的食物簡樸，聽說漫漫寒冬，聽說緩慢至極的行政效率，同時，卻也聽說那裡的慶典盛大，聽說雄偉壯闊的建築，聽說几淨安詳的森林與湖泊，聽說人們以國家為驕傲的精神。三個月的俄語課，有口說有基礎文法，用新學的單字分享著台灣的歷史、地理、人文與美食，如同我們難以想像對方的生活，但仍舊努力把自己的國家介紹給對方、努力了解對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；從一開始幾乎全英授課，到後來老師幾乎不再使用英文，並不是完全聽懂，像極了小時候牙牙學語之際，了解對方表達之意還要同時參照語境、手勢與表情，或許這才是撇除了文法、句型下，真正的溝通吧。

最後的期末考也伴隨著珍重再見，老師給我們每一個人最真誠的祝福，看著同學、老師一個一個關上鏡頭、離線，空間中留下的靜謐，讓人有種說不出的惆悵，不是沒有交換過，也不是沒有畢業過，但卻覺得這一切的開始與結束就好像一場夢，闔上電腦，如同夢初醒，斷開與那個世界的連結，所有人的臉龐和聲音便開始模糊。

距離撰寫心得的現在，不過 20 天前的事，卻彷彿早已遠去，發音變得有些拗口，零星的字彙在腦中跳躍。當別人問起我的交換心得，問起是否有前去的打算，有……吧？面對即將畢業入職，這些盤算變得有些不實際，或許或許，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會踏上那片廣大的土地，去到聖彼得堡，一一拜訪那些照片中的景緻、拜訪老教授，然後說著 я вернулась (我回來了)。